

# 卷十七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平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註**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六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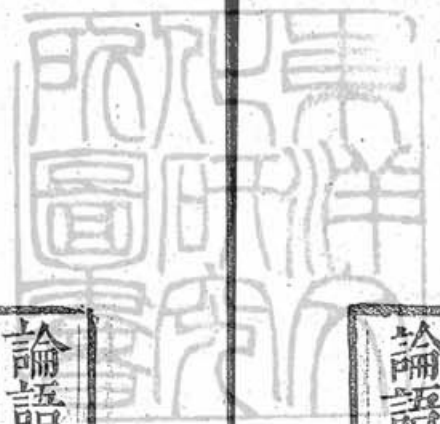
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疏**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

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疏**孔曰

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國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國馬

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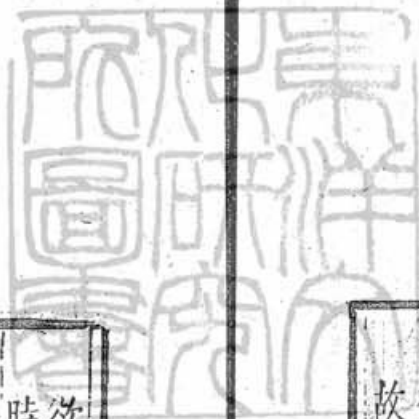
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國孔曰言

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國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國孔曰以順辭免國陽貨至仕矣正

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  
貨陽虎也蓋各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  
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  
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



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  
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  
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  
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實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  
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使迷亂其  
國也仕者當拯溺與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  
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  
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  
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  
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為有知也曰不可者此  
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  
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  
我將來仕以  
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注**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為外物

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

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遠

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

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注**孔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

**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

**注**孔曰言

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注**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

**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注**孔曰戲以治小

而用大道

**注**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

城魯邑名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

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

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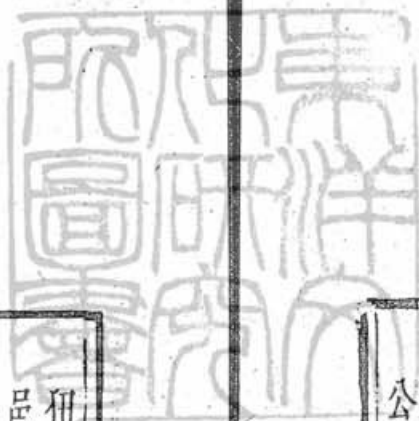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

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典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興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山不



狃也字子洩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為適未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為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

諸姑蔑二  
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

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

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

矣者言為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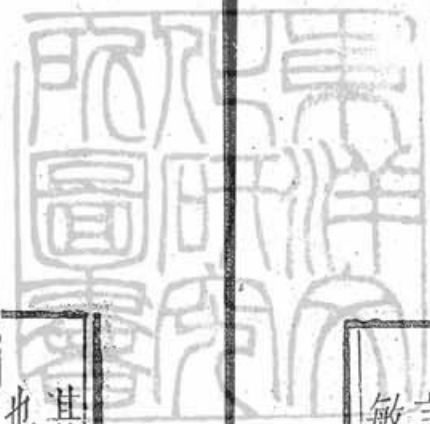
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

言已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侮慢寬則

得眾者言行能寬簡則為眾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

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

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



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

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肸召子欲往者  
 佛肸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  
 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  
 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  
 不善之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  
 今佛肸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  
 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荅云雖有此不入不善  
 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  
 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  
 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早  
 緇黑色也入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  
 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為言其欲  
 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  
 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

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  
 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  
 不入室安得  
 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

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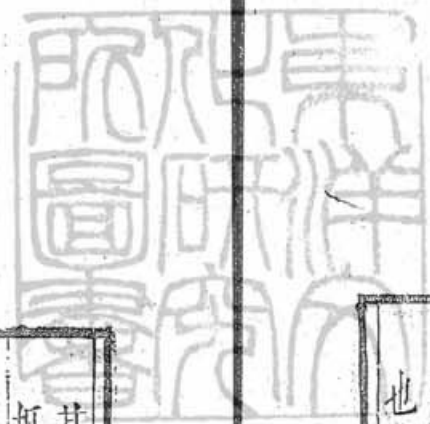
孔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妄抵觸人 **注**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女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曾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猶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為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為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為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則



其蔽也妄 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

**注**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 **注**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 **注**孔曰羣居相切磋 **注**可以怨 **注**孔曰怨刺上

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注**馬曰周南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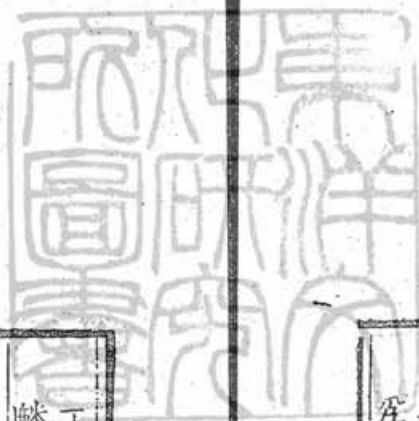
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

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 **注**子曰小子何莫至牆



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人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者為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為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與人而不為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

周南至而立



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化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為三綱之首

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

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  
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

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

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

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

之重言之者深明禮樂之本不在玉帛鐘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子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

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為人如此

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子曰色厲而內

荏譬諸小人其

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

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為人如此譬之猶小人人外雖

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窬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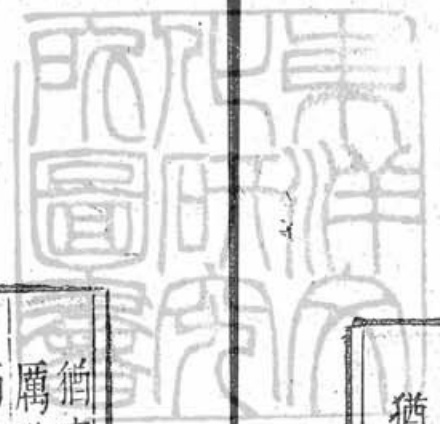
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

以賊德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

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

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



而說之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子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

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子曰鄙夫至矣正

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

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

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

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

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

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

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

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

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無

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注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注

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注

孔

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注

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注孔曰至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色為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竝以所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故駟黃色黃

黑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注言

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注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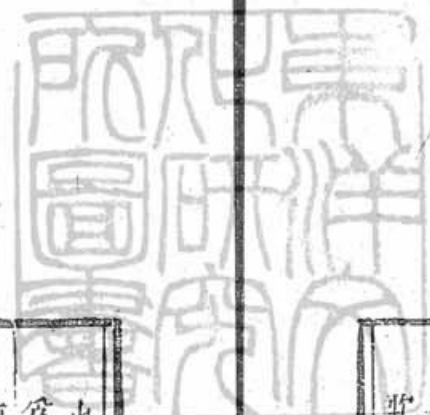
子曰至言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諷於

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為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

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



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為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已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

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三歲為

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

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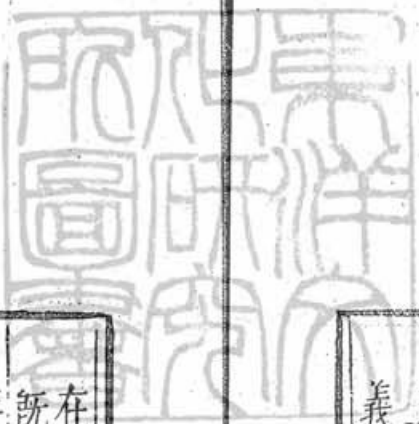
年之愛乎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

服為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

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

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



在喪則皆不為也不為既久故禮壞而樂崩也舊

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

年之喪一期為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

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既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

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

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

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為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

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室練冠練緣

要經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

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安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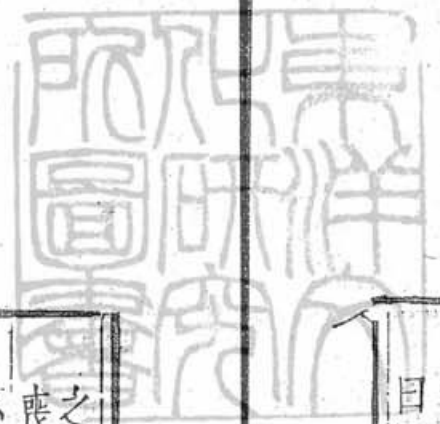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七

汲古閣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為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為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

**禮記**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穀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司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禮記**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跛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

**禮記**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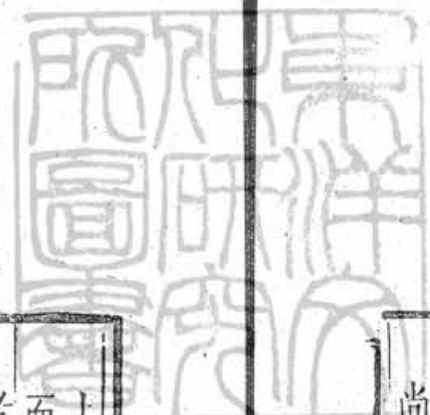
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  
難以為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者賢  
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  
者烏曹作簿圍棊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竦兩手而  
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  
棋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終日  
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  
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欲令  
據此為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路至為盜正義曰此章抑子

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  
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



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尚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者君子指在位  
者合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  
為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為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曰訕謫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

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

以為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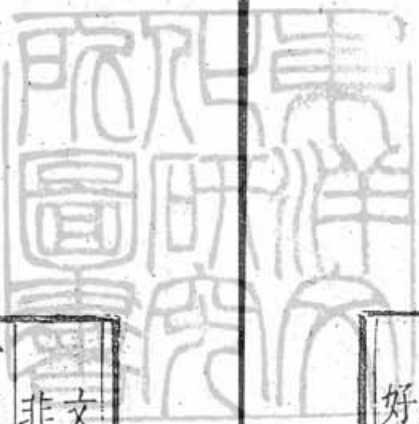
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微以為知者微抄也禮毋勦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許以為直者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已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已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



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 鄭曰年在不惑而

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巳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見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為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七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註

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

